

國畫之爭的衝擊

V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看到陳進在歷經國畫之爭
的衝擊後，由膠彩畫法改變成
傳統筆墨技法的轉變之作，
但畢竟兩者技法相差甚遠，
陳進的嘗試轉變並未成功。

雙鳥 1976
宣紙·膠彩
33x53公分
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

對於「東洋畫」是否能稱之為國畫，引起大陸
來台畫家的強烈質疑與抨擊，這也就是在台灣
美術史上頗具爭議性的正統國畫之爭！

1950

- ▶生一子取名「成家」，並作「嬰兒」紀念！
- ▶李澤藩於新竹發起「新竹美術協會」。
- ▶韓戰爆發！

九四五年台灣光復，結束了長達五十年日本統治下的殖民歷史，台灣人終於可以不用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，甚至美術發展上迎合統治者日本人的喜惡，處處逢迎，處處受到限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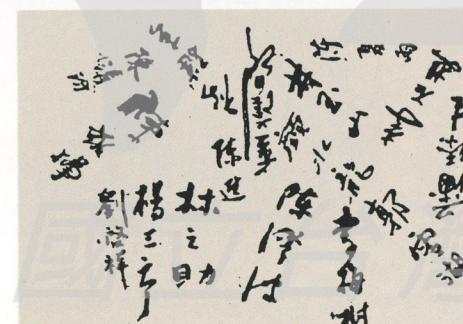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四六年十月，「第一屆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」在台北中山堂舉行，這是台灣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舉辦自己的美展，並且由自己擔任評審委員，選出真正屬於台灣人的優秀作品。雖然第一屆省展的徵件時間只有半個月，卻獲得大

多數畫家的熱烈支持與響應，共計收到一九八位畫家、三一二件作品參選。這次應邀擔任評審委員的人選，都是在日據時代曾獲選「帝展」、「文展」、「台展」或「府展」的優秀畫家，包括國畫部的林玉山、陳進、林之助、郭雪湖、陳敬輝；洋畫部的李石樵、李梅樹、陳澄波、陳清汾、顏水龍、廖繼春、劉啓祥、楊三郎、藍蔭鼎；以及雕塑部的蒲添生、陳夏雨等人，他們都是當時台灣畫壇上的一時之選，而且有許多人至今仍活躍在美術界呢！

(圖片由創意力文化——「台灣回想」提供)



台北太平町街上
高掛大幅的標語
以慶祝台灣光復



1 第一屆省展的評審委員
在會場前的合照。
前排右起為郭雪湖、
楊三郎、陳進
後排右一為陳澄波
右二為顏水龍
左一為陳敬輝。

2 評審委員的簽字。

省展

一九四五年
二次大戰結束，
台灣光復歸還中國！
楊三郎與郭雪湖
受聘為台灣省長官公署
文化諮詢，
即建議早日
將「台展」恢復起來，
於是次年，
倣效「台展」模式的
「台灣省美術展覽會」，
於台北中山堂隆重舉行，
場面反應，
十分踴躍熱烈！
而陳進
也積極地參展，
並連任數屆的審查委員！

►陳進於台北中山堂舉行生平首次個展。個展結束後，操勞過度引發胃疾入院開刀。

►新興畫會：「五月畫會」與「東方畫會」分別舉行年展。

●第一屆全省美展不論是在畫種的分類、評審委員的遴選，以及獎項的設置上，基本上都延續了日據時期「台展」、「府展」的舊制，在美術運動及美術人才的培育上，有其不可動搖的權威性。但這套沿用的體制，卻在後來的政局變動下，連帶受到極大的挑戰。

●一九四九年（民國38年）大陸失守，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，不但帶來了一個不同於日本帝國的政治型態，在文化上，也帶進了大批受中原文化薰染的大陸籍人士。在美術界，渡海來台的大陸籍畫家不僅在語言或文化背景，甚至在繪畫觀念的認知上，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而接受日本教育的畫家們，存在著極大的差異，

尤其是對省展中所謂的「國畫部」的界定。「國畫」原是承襲自日據時代的「台展」中的「東洋畫」模式，但對於「東洋畫」

是否可以稱之為中國的「國畫」，卻引起

大陸來台畫家的強烈質疑與抨擊。這也就是在台灣美術史上頗具爭議性的「正統國畫之爭」。

●在陳進及當時大多數人的觀念裡，藝術的表達方式應該是自由的，不應在題材、畫法的運用上有所限制，而應以畫家的精神為標準；然而來自大陸、身受中原傳統文化影響的大陸畫家們，卻以為台灣畫家筆下的東洋畫根本不是「國畫」，而是日本帝國主義——「大和魂」陰影下的日本畫！根本不能稱為「國畫」！就在台灣畫家無法提出更有力駁證的情況下，大陸籍畫家亦逐漸取得畫壇的主導地位，這群東洋畫家的處境便益顯尷尬而備受壓力與衝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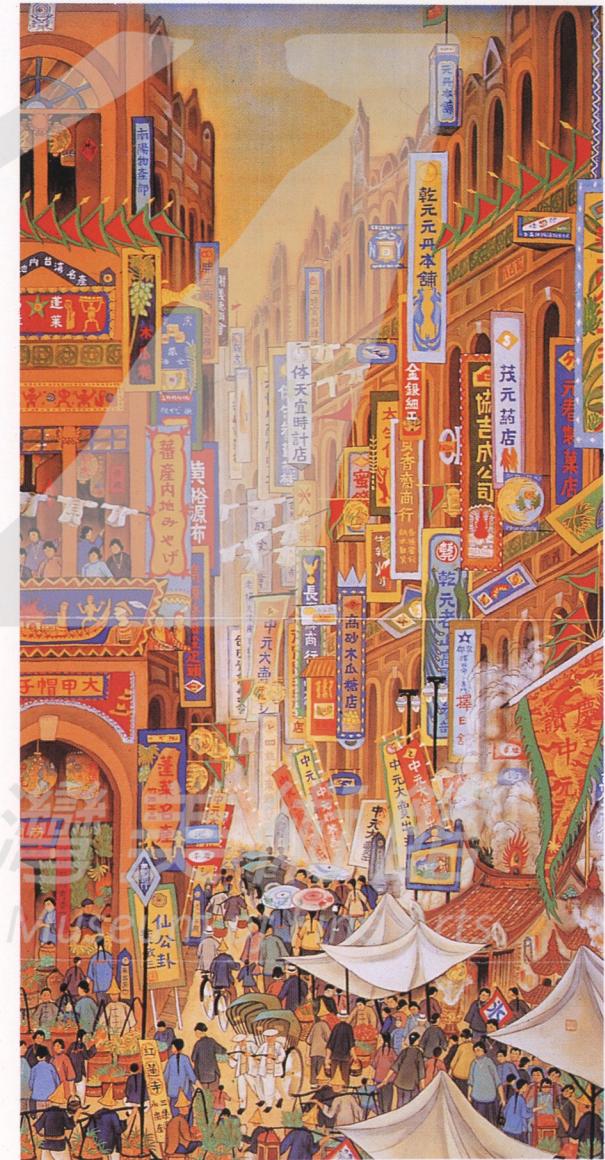


1 黃君璧/雲烟涌動

水墨 121x60.5公分

2 郭雪湖/南街殷賑

膠彩 182x91公分





1 陳進/農繁期
1952 水墨
第六屆省展

2 陳進/煙雨
1955 水墨
第九屆省展

3 林玉山/深山遊鹿
1951 彩墨

4 郭雪湖/月夜花香
1950 彩墨

1

●在這段社會文化變遷的過渡時期中，

有些畫家因強烈的挫折感，而萌生退意；

有些人則重新摸索、尋求新的定位。陳進

也曾嘗試改變，將習慣的作畫筆法改為

中國傳統筆墨技巧，在原來精細的線條

與著色上，做出粗細深淺濃淡的變化。但

這畢竟與她原來所擅長的創作技巧相去

太遠，並未改變成功，最後她還是回歸到

自己的長處上盡情發揮。



2



3



4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●光復的那一年，陳進由日本回台灣定居。去國懷鄉二十年，再次踏上自己的土地，發現台灣社會正在改變。尤其大陸籍人士遷居來台的數量急遽增多，原來單純的台灣社會，逐漸產生許多不同的現象。例如，光復後的台北街頭，常可看到衣著光鮮亮麗、打扮入時，即一般所謂「海派」或「港派」的大陸婦女，這是當時純樸的台灣婦女從未見識過的新派頭。對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有極敏銳觀察能力

的陳進，便將這種新鮮的街頭景象捕捉到畫裡。「婦女圖」完成於一九四五年，五名時髦的大陸婦女穿著當時的新潮服飾，行走在街頭，想必頗引人側目吧！新時代的生活風貌盡現在每個人不同款式的髮型、旗袍花色、皮飾、高跟鞋，甚至拿在手上的墨鏡。對於時代的潮流變遷，還出現在「持花少女」畫中少女所牽的腳踏車，可是光復後最時髦的交通工具呢！



戰後的台灣
湧入大批大陸移民，
尤其是來自上海、
香港這兩大城市
的時髦婦女。
她們的裝飾打扮
對當時的台灣而言是
相當新鮮的，
因而有所謂的「海派」、
「港派」之說。
從髮式，到新款高跟鞋，
從衣服花紋到皮包，
甚至墨鏡等……

在陳進細膩的筆調下
紀錄了當時台北
街頭的景像，
也紀錄了時代的變遷。
更反映出陳進繪畫中
強烈的風俗畫性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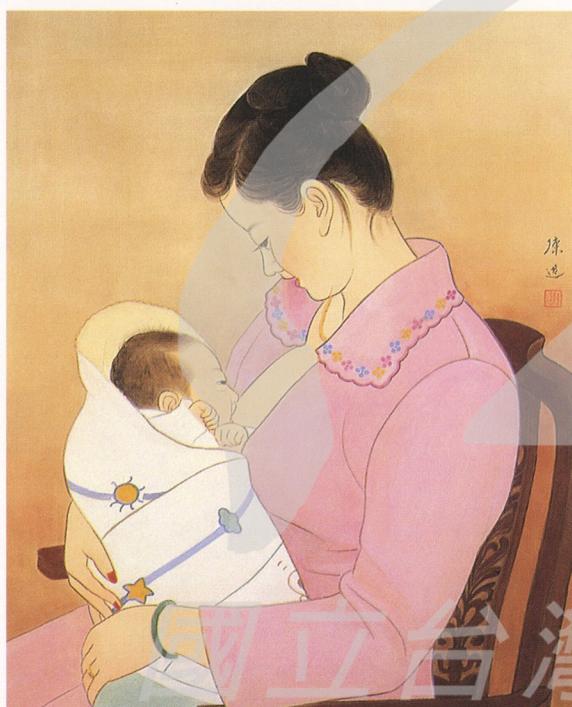
右圖：
婦女圖 1945
絹·膠彩
117×88公分





●走過這段紛擾爭執的歲月，陳進紀錄生活的筆，逐漸由社會轉向家庭，將藝術關懷的重心從社會大眾轉移進個人的世界，純粹以妻子、母親的眼光與角度，來觀照自身的生活世界。但這樣的轉變，卻未終止陳進藝術成就的發展，反而讓她在外界的擾攘之外，幸運獲得轉機。

●從一九五〇年兒子出生開始，陳進為自己的家庭生活，完成了一系列的畫作，特別是環繞在兒子的成長歷程上，從「嬰兒」到「小寶寶」、「小男孩」。陳進不止是描繪兒子，其實也在畫筆下述說了自己為人母的心情。因此，這一系列的作品，形式通常都很簡單，畫幅也不大，但卻可以感受到其中飽含的最真摯的母愛。



兩張同樣是紀錄
嬰兒初出生時的情景，
卻傳達出兩種不同的心境。
「嬰兒」中表達出
陳進初為人母對孩子
深情的期許，神情凝肅；
而「母愛」則是
自然親情地流露，
陳進則在一旁
以祖母的心情，
紀錄這洋溢著幸福
的母子之樂！

- 1 嬰兒 1950
絹・膠彩
55x48公分
- 2 母愛 1984
絹・膠彩
55x72公分

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



小男孩 1954
絹・膠彩
80x102公分
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

歷 經了這段過渡時期
的尷尬與衝擊後。
陳進回到自己所擅長
的題材與畫法上一展所長！
出現在畫作上的，
除了早期人物畫中
經常可見的傳統式家具，
尤其是鑲嵌螺鈿的桌椅外，
花卉也是她所喜愛的主題。
特別是蘭花的高雅潔淨
彷彿遺世獨立般地兀自挺立，
散發著淡然的清香。
一如陳進自身——
具有良好教養的閨秀，
以獨具的冷靜理性
走過時代的動亂不安，
而依然堅毅地面對這一切。
透過她筆調精細客觀地，
將周遭人物的生活面貌
忠實地反映出來！
就如這幅「香蘭」所表現的，
一名端坐著的清秀女子。
若有所思的樣態
就如身旁蘭花地脫俗獨立，
整個畫面散發著
寧謐、雅淨的氣息！



1



2

1 王者香 1971

絹·膠彩
103×85公分

2 香蘭 1968

絹·膠彩
87×81公分